

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 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

NINGBO TANG-SONG SHUILISHI YANJIU

楼稼平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 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

NINGBO TANG-SONG SHUILISHI YANJIU

楼稼平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 / 楼稼平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526-3630-7

I. ①宁… II. ①楼… III. ①水利史—研究—宁波—唐宋时期 IV. ①TV-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2777号

## 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

---

著 者 楼稼平

责任编辑 王 苏

责任校对 叶呈圆 李 强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邮编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12千

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630-7

定 价 60.00元

---

审图号: GS(2019)4966号

## 序

张如安

巍巍四明山，滔滔三江水，浩浩东海波，天然地设下了宁波的地理空间。早在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已生息于这片特定的空间，踏上了开发的历史进程。先民们所面对的是襟江带海的自然环境，驭水治水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历史时期鄞、鄞、句章治所的建立与动迁，广德湖的废兴，明州城的设立，无一不与水环境息息相关。在这片水网纵横的地域上，先民们发挥了惊人的创造力，驾舟架桥，巧构奇筑，建造了堰、坝、碶、闸、塘等多样的水利设施，不仅大大改变了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且借此发展出了灿烂的文明。先民们从来不会满足于一时的成就，亦从来没有停止过开发的脚步，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时，却发现宁波早期先民的遗迹已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留给后人的是一连串难解之谜。

我自上大学以来，就迷上了宁波历史，三十多年的搜之讨之、爬之梳之，总算留下了一大堆精粗杂陈的文字。因此，我对宁波早期的历史还算是比较熟悉的，且对那些谜团有较多的了解。我曾全面地搜求过相关的古籍文献，但看到的不过是宁波早期历史的一些碎片和断点，文献中过分混沌粗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信息，曾让我备感困惑。比如我当年在主编《宁波通史》第一卷时，就曾为“天宝三年县令陆南金”开东钱湖一事大伤脑筋，记得我还在内部的编纂会议上就此

发问以寻求帮助。我当时觉得凭借现有的文献,尚不足以揭开宁波早期历史的诸多谜团。既然一片混沌解人难,我自己又不想强作解人,则心中必有所待。忽忽数年,我在不经意中待来了一位无畏的探索者——楼稼平君。

我很早就通过文章知晓楼稼平之名,大约是以老照片为媒介的,但认识并有所交往,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我对楼君的了解并不多,楼君忽然将其所著《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书稿托人交给我,命我为序,最初我贸然答应了。当我翻阅了一遍书稿后,不禁面露难色,因为楼君所擅长的地理之学,恰是我的短处,何况我们之间的看法差异很大,不知楼君何以会心血来潮,向我索序。此书稿放在我的案头已经半年多了,我时不时地翻阅,却又迟迟不能下笔。楼君间或来电催促,急了时甚至说哪怕你在序中批判都行。这么一说,我更推托不得,只好勉为命笔。但在命笔之前,我得首先声明,我是认认真真地读过原稿的,而且读了不止一遍。

楼君的书稿虽然标题为“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但其中涉及的地理地名问题,远溯唐宋以前,因此本书考辨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唐宋水利史的范围。楼君开辟新路,别出机杼,颠覆旧说,力创新见,意欲重建鄞西平原、三江口区域的古地理沙盘,重构宁波城市早期发展的时空轴,这是一个极为宏大的目标。近年来,宁波地质钻探资料的逐渐解密、各地出土墓志碑记文的汇编出版,以及考古发掘带来的惊喜,为探揭宁波早期的历史谜团洞开了一扇大门,楼君的探索,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诚如他在第一章结语中所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迅猛的城市化过程所掀起的建设浪潮,遍布三江口地区的建设项目本身,已经积累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工程地质勘探资料、数据,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集中处理、比对,一定有助于构建可以全覆盖整个三江口地区的三维地层实况图像,俾使人们对当年的地理环境有一个更接近真相的认识。”楼君的这一研究思路确实值得大大褒扬。如他借助 20 世纪 60 年代的卫星地图,判读出了罨脰湖之“脰”的位置;又根据 1980 年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大队绘制的宁波幅地质图,推断唐五

代时广德湖的南岸所在。书稿中插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质图,十分珍贵,亦大为本书生色。楼君还下了实地考察的功夫,力求做到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这大有助于他做出全新的判断。我辈只独坐书斋,鲜少踏勘田野,比之楼君,不禁汗涔涔而下。楼君的这些论断,因为插上了科学的翅膀,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容易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

楼君也重视文献的记载,他抓住以前被人忽略或弃置的说法,重新论证,借以重构宁波城市发展史的时间维度,费心费力,用意良佳。如唐王赧墓志中所说的“句章之墟”,一直无人深究,楼君认为在东晋隆安四年至义熙九年这13年中,句章县署曾被刘裕比照“侨置郡县”之制,安置于鄞江北岸唐家堰台地处,这是唐王赧墓志说这里是“句章之墟”的原因。义熙九年,刘裕重行“庚戌土断”法,将莺脰湖南岸流寓之民落籍句章,句章县取得了湖南管辖权,境域有扩大,同时刘裕将县署迁到地理条件更好的接官亭址。此虽为一家之言,却能启人思考。关于它山堰兴筑的年代,楼君提出《新唐书》说“开元中令”是王元纬,《乾道图经》和宝庆《四明志》亦有“唐开元间邑宰王元纬”“唐开元中鄞令王元纬”的记载,《宝庆志》更认为王元纬“筑它山堰,浚小江湖”。此处所谓它山堰建于开元间一说,后人皆弃之,楼君则力证成之,认为唐代的它山堰曾有土堰、石堰两种形式,王元纬筑的是土堰,功能为阻咸,是在开元设州前;太和于季友后,有佚名之王姓鄞令始筑石堰,功能为蓄淡,阻咸是附带功能,其时,王元纬开或置的小江湖已经退化为小江或小泾。楼君勇于思考,独抒己见,旨在求实,自然可敬可佩。对王元纬及它山堰的考辨,兹事体大,诚如楼君所说:“这是任何治宁波地方史尤其是水利史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既然无法回避,那我也只好正视之、直面之。坦率地说,我很尊重楼君的创见,但其新说总归未能将我说服。检宝庆《四明志》卷十二“王元纬”条云:“唐大和七年,朝议郎行鄞县令、上柱国筑他山堰,浚小江湖,灌溉甚博,民德之,立祠堰旁。……《唐书·地理志》云‘开元中令’,误也。”宝庆《四明志》明确否定了“开元中令”的说法,肯定大(太)和

七年鄞令王元暉筑它山堰的功績。自唐以來，堰旁遺德之廟，常祀不絕，而所謂開元中令王元暉云云，只見於一二文獻，後世幾無奉和者，更無誰人紀念之。樓君若想推翻舊說，還需做出進一步的努力，我也期望未來能聽到更多的爭鳴意見。

樓君本書的主體部分，還有引人注目的兩大塊，一為《西鄉水利工程考》，着重考察了七個水利設施，其實也可算作古地名，只是討論的重心在水利而已；二為《古地名辨》，對句章等六個重要古地名進行了考辨。寧波學者第一個對寧波古地名集中進行認真考證的是宋末元初的王應麟，他寫了《辨州郡》《辨餘姚郡》《辨鄞》《辨鄞》《辨句章》《辨甬東》《辨西湖》等一組考辨文章，文雖皆短小，卻具開新意義，因而多為本地的方志所收錄。王應麟的考辨屬於單純的文獻性考辨，技術手段有限；而樓君的古地名考，所選確實都是寧波早期歷史中意義重大的地名，並運用了多樣的考辨方法，特別是運用了不少地下出土文獻，並輔以推理，提出了很多發人深思的看法。如他搜錄了唐時鄞縣的19塊墓石，錄得鄞縣下15個鄉名、8個里名、1個村名，這一勾稽對於研究鄉里制的演變很有意義，而其对句章鄉範圍的論定，亦不失為一家之說。但樓君在考辨中，仍有一些材料未能納入視野，這多少會影響有些斷語的可靠性。

樓君清醒地說：“在探尋寧波水利史乃至寧波城市發生史過程中，猜測、推想多過實證，這也是叫人無可奈何的事。”以我觀之，本書確實有不少地方“猜測、推想多過實證”，最典型者莫如定澱口為三江口了。不過，我因知識結構存在缺陷，於寧波古地理一竊不通，很難在序中對本書做出全面而恰當的評判，因此本書的是非得失，只能交由廣大的讀者來衡鑑了。

2019年8月中旬於寧波大學

# 目 录

序 / 张如安 .....	001
前言 宁波城市发展时空轴 .....	001
第一章 重建宁波盆地古地理沙盘 .....	009
第一节 概述 .....	011
第二节 鄞西 .....	032
第二章 西乡水利工程考 .....	067
第一节 小湖考 .....	069
第二节 小江湖考 .....	074
第三节 它山堰考 .....	077
第四节 九里堰考 .....	087
第五节 仲夏堰考 .....	095
第六节 广德湖考 .....	105
第七节 南塘河考 .....	126
第三章 古地名辨 .....	131
第一节 句章辨 .....	133
第二节 甬东(甬句东)辨 .....	156
第三节 浹口辨 .....	160
第四节 筱墙辨 .....	164
第五节 鄞江辨 .....	172
第六节 小溪辨 .....	175
第四章 县治与州治 .....	185
第一节 县州署址考 .....	187

第二节 从唐宋地志看明州城址 .....	196
第五章 散论 .....	205
第一节 大历六年系何事 .....	207
第二节 钱湖吴越开广之 .....	218
第三节 灵桥北宋是东津 .....	231
附 13 世纪前宁波史事系年录 .....	236
跋 .....	283

## 前 言

# 宁波城市发展时空轴

传统中国城市的诞生有两个源头,一是“行政区划的治所”,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是为“城”,其外观标志是建有城堡;二是“州治府治县治以外的市镇”,它们大多数不是政府主动设置的,而是基于经济因素自然形成的,是为“市”。没有官吏管理的“市”,为草市;官府派末官胥吏收税抽分、管理秩序的,为官市,一般建有实体市场,击鼓而开,击钲而散。

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总是起于村落、草市,但设置“行政区划的治所”,往往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轫的最强劲动力。也就是说,官制力量的介入乃地方兴盛的必要因素。

秦汉时期宁波平原建置四古县:句章、鄞、鄮和余姚。其中,余姚、句章在姚江平原;鄞、鄮两县在宁波盆地的奉化江—甬江以东,据文献记载分别处于今奉化白杜和鄞州宝幢。

一般认为,明州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建置以来,其州治驻地经历过一次变动,即长庆元年(821)的移城,现见文献证据有浙东观察使薛戎的奏折和韩杼材的移城记。但对于移城前后明州治所位置考辨问题而言,这两个证据顶多只能算一个半,因为韩杼材的移城记全文早佚,它只表明有过移城事,但对明州究竟从何处移来,不见有只字片言。

由于明州迁治今鼓楼址前有袁晁之乱、海寇之乱,后有唐藩镇割

据、宋建炎焚城,官府档案因而大量灭失,所以,关于明州治所乃至附郭县鄞县治所的地址,在当年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但南宋以降,便渐次发酵为地方史研究上的公案。

由于争讼各方都认为鄞县治所、明州治所与东晋隆安五年(401)后的句章县治所,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因此,追根溯源,问题便变换为:公元401年句章县治从今江北区域山渡的王家坝迁出后,到底迁到了哪里?

现在多认为是句章县治迁到了后来的“小溪”,而“小溪”又被认为是今海曙区鄞江镇。

但小溪说所遇的困惑有:

1. 与唐长庆元年明州移城前所浚治小湖和(或)小江湖的史籍记载之方位、里程,无法匹配。

2. 无法解释薛戎奏请明州移治的原因。薛戎奏折中说“明州北临鄞江”,而一般认为的小溪治所却在鄞江之北,如果要迁治而借口鄞江碍事,应当说“明州南濒鄞江”才是。

3. 近年几次在鄞江镇一带考古的结果,没有发掘出可证明此地设县设州长达420年(401—821)甚至508年(401—909)的文物与遗迹。

4. 更要命的是,认为小溪址在今鄞江镇的说法,本身也经不起推敲。

正因为坚持小溪说,宁波城市史在进入唐代之后,州治、县治的迁徙轨迹就被“画”得相当诡异——

1. 唐武德四年(621)取代大句章县而设、仅存4年(621—625)的鄞州,治所在哪儿?现在一般认同《明州系年录》的说法,认为是在三江口(但理由与证据均语焉不详);而《宁波市志》(1995)没说,《鄞县志》(1996)认为仍在小溪。但这三者都认为武德八年(625)鄞州废为鄞县后,治所又回到了小溪。

2. 明州初设时(738),新鄞县作为附郭县与明州均在小溪。但大历六年(771),附郭县鄞县却丢下明州而迁到了三江口。

3. 到了长庆元年(821),薛戎奏请将明州迁治三江口,而鄞县居

然又回到了小溪。是所谓“州县互易”。

4. 最后说,鄞县在改名为鄞县的后梁开平三年(909)才迁回三江口。

以上,就是《宁波市志》(1995)的说法,至今仍为通说。因为持此之论的,都“离不开”小溪,是为“小溪说”。

小溪说尽管不亦乐乎地将州治县治在小溪与三江口之间挪移腾跃,大跳令人匪夷所思的凌波微步,但毕竟还能找到一些地方文献的依据,又有鸿彦硕儒力挺,因而在争讼中占据优势,令质疑者无可奈何。

在拙作中,笔者认为,关于县治州治的署址问题,实际上与原鄞县西乡的水利史问题纠缠在一起,要解开这团乱麻,关键还在于应该对西乡水利史的认识正本清源。

笔者认为,小溪说在解释吾乡水利史上,实际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假定将鄞令王君照唐贞观年间修治的小湖视为城中日月双湖的前身,那么在小溪说面前,“县南二里”之“县”“南”“二里”该如何解释?又假定,在史载王元晔活动年代二说中选择开元年间,那么小溪说就无法解释它山堰、南塘河引水入城的功能。因此,小溪说只能将小湖、小江湖混为一谈,只能将它山堰始建年代拖后一世纪,只能把南塘河(前港)提早几百年,但如此这般,不仅将莺脰湖(广德湖和小湖)视为无物<sup>[1]</sup>,更将两宋官民改造西乡水利的伟大创举,事实上贬为了裱糊修补的俗匠拙工……

另外,小溪说对唐显庆四年(659)日本第四次遣唐使船进入甬江后,经过北三江口(今城区)、南三江口(今奉化江口街道),不摸错路而找到鄞县署,再到达余姚且顺利上陆走向越州,所有这一切如何能在六天内完成,无法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sup>[2]</sup>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鄞县迁入三江口才52年、明州治迁入三江口才2年的工夫,长庆三年(823)便有了强劲的过江交通需求,而促成了维持成本昂贵的浮桥(灵桥)的诞生。

[1] 按:宁波博物馆的“唐明州城与它山堰”展示沙盘中,居然没有广德湖。

[2] 水银《甬港初开盛唐时:试论须岸山(すけし-やま)、Khānjū (Djanfou)之地望》,载《鄞州文史》2018年第25辑。

总之,小溪说在吾乡水利史乃至城市发展史上,都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对此应该着手重新审视,以给出全新解释。

在拙作中,宁波三江高地的城市元年始于公元 401 年,结合对唐宋鄞西水利史的考证,认为至两宋末,宁波城市史顺时间轴向的发展次序如下:

东晋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登陆三江口后袭破句章县城,西侵余姚、上虞等地。同年十一月后,刘裕比照侨置郡县之法,将句章县署由姚江北岸的城山渡,迁于大湖(后名鸞脰湖)以南的鄞江北岸(今唐家堰),并在孙恩西侵必由之路的 F<sub>5</sub> 隆起带上构筑防御工事——筱墙。五年(401),刘裕扼守筱墙,孙恩频攻不能拔,乃退,浙东战事息。

东晋义熙九年(413),刘裕将句章县署由唐家堰迁建于筱墙以西的接官亭址,唐家堰江边台地乃成“句章之墟”;同时奏准重行“庚戌土断”,令部分南迁流寓之民落籍于句章,又变更句章与鄞之县界,将鸞脰湖和小江湖湮废成陆之地划归句章县,以“句章”名其地以示隶属。其中心在仲夏湖迹区南缘,后逐步迁至上河的洞桥—沙港一线。

隋开皇九年(589),并句章、鄞、鄮、余姚四县为句章县(是为大句章),隶吴州(后隶越州)。治仍旧址,在接官亭址。

唐武德四年(621),废大句章县,余姚划归新置的姚州,而以原句章、鄞、鄮三县地置鄞州。鄞州治在接官亭址。

八年(625),废鄞州,改置鄮县(是为大鄮县)，“仍移理句章城”，即大鄮县署仍在接官亭址。

贞观十年(636),鄮县令王君照治县南二里之小湖(后城中日月双湖、今月湖的前身)。

开元设明州前(713—738),鄮县令王元暉在约三年任期内先后浚小江湖、筑它山土堰。

开元廿六年(738),析大鄮县设明州,置鄮、奉化、慈溪、翁山四县。又招润州流民 500 户安置于明州,新需民人和官员授田以及公廩田,多处奉化江—甬江以东,鄞东由此拉开大规模开发之幕。明州以原大鄮县接官亭址为治,并迁新鄮县署于开明街址。

大历六年(771),刺史裴徽平海寇之乱,废翁山县,其地归鄞县管辖;并在接官亭址东一里处的布政巷址,重建明州署。

长庆元年(821)三月,准浙东观察使薛戎奏,“移明州于鄞县置”。最终,刺史韩察筑明州城于鼓楼址,由布政巷址迁入。鄞县署仍在开明街址。

三年(823),随着鄞东农业开发的深入,大量过江交通需求产生,刺史殷彪乃建跨江浮桥(灵桥),初址在后来的东渡门外,不克,旋南迁一里于原灵桥门外,即今灵桥址。

太和六年(832),刺史于季友在竹节岭与横山之间的山口筑仲夏堰,灌溉仲夏港南北两侧农田,同时也顺带解决句章之地官民的饮水问题。

七年(833),于季友在孔庙立石,载有功于桑梓的县令,王元晔亦在其列。

八、九年间(834—835),因小江湖久废、仲夏堰上游来水不多,王姓鄞县令改它山土堰为它山石堰,使它山堰的功能由阻咸转而为蓄淡,以解小江湖灌区灌溉之困。

乾宁五年(898),黄晟筑罗城。

后梁开平三年(909),黄晟卒。钱镠巡明州,纳其版图于吴越国,改鄞县为鄞县,同时大兴水利事业,命鄞县令陆南金围堤东钱湖,将该湖改造成成为人工水库。

五代吴越奉后唐为正朔时期(923—936),在原仲夏里、句章之地即芝山—石臼山—章家山一带设光溪镇。

吴越建隆年间(960—963),钱亿修治广德湖,筑塘岸周长12871丈,估算湖面积介于1300顷至1700顷之间。

北宋熙宁二年(1069),知县张岫(字子坚)治湖完竣,筑环湖之堤9134丈,估算湖面积介于670顷至870顷之间,可溉田2000顷。

八年(1075),大旱,小湖涸。

建中靖国元年(1101),岁旱,广德湖水不入城,唐意加高它山堰顶后,又尽塞诸渠口,它山之水第一次入城中双湖。

崇宁二年(1103),入城它山之水复涸。张必强、龚行修将它山堰增卑以高,易土以石,冶铁而固之。自此它山之水由后港大至,所谓“肩舆而往、操舟而还”也。

政和七年(1117),楼异废广德湖,得田720顷,岁得谷36000石。

政和八年至宣和三年间(1118—1121),知州楼异开戚浦,导大雷之水南向入江。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明州府上奏称,广德湖已无恢复可能。从之。

十六年(1146),明州太守秦棣以北宋崇宁二年之法,重修它山堰。

嘉定十四年(1221)修乌金碶,魏岷董其事。自此,南塘河中段(前港)始成它山之水入城干渠之一。

淳祐二年(1242),制守陈垵筑回沙闸。又筑保丰碶,修食、气、水三喉。

三年(1243),洪水湾筑堤。

开庆元年(1259),吴潜立水则碑,修保丰碶。

宋初,光溪镇更名为小溪镇,其址逐步由仲夏港北移向仲夏港南,南宋末则移至上河南、下江北的洞桥—百榑桥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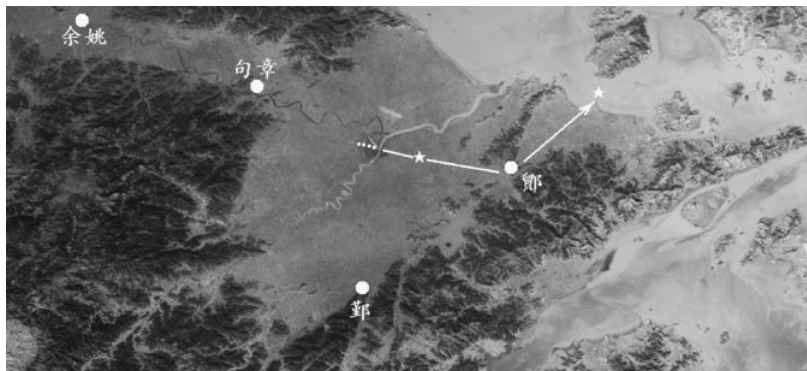
从空间演变的轨迹上说,自官制力量于公元401年进入三江口地区(接官亭址)后,宁波城市开始显现向东迈进的趋势,尤其到了唐代,城市东扩的步伐骤然加快——738年明州初设,鄞县首次登上三江高地西翼(开明街址),明州署于771年东迁一里(布政巷址)才半个世纪(821),也在高地中心兴筑州城(鼓楼址)。令人惊讶的是殷彪<sup>[1]</sup>,这位壮心老骥的刺史居然于州城才建的第三年(823)就雄心勃勃地要在接官亭—鼓楼的延伸线上架设跨江浮桥,只是囿于当年的技术限制才徒呼奈何,把浮桥南迁一里建于后来的灵桥门东。自此,宁波城市东扩的进程停止了1158年。

笔者发现,接官亭址与鼓楼的连线,正处于宁波—邱隘断层(F<sub>5</sub>)

[1] 按:史籍所称的明州刺史“应彪”,实为殷彪,架设灵桥时,年已七十有五。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202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所形成的隆起带上,不但如此,整个接官亭址、布政巷址、鼓楼址、县前街址、开明街址乃至今天东部新城的市政府址,与古鄞县的宝幢同岙(亦称“同谷”)址,几乎都在一条直线上,似乎在昭示 F<sub>5</sub> 隆起带就是宁波的龙脉。

也正是于 1981 年在殷彪初设灵桥址架起江夏浮桥后,打通了龙脉,引爆了千年积聚的神力,宁波这才重新收拾起大唐的雄心继续东扩,才 40 年不到,江东的城区就大大超过了过去 11 个世纪始形成的面积。而且龙脉贯通直抵古贸邑之后,东进神力便略转北上,越过育王岭,穿过瓔珞村,涌向北仑山,呼唤着东方大港的雄起(见插图)。次年(1982),10 万吨级的北仑港建成。今天,宁波—舟山港则是全球第一个吞吐量超 10 亿吨的大港,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



【插图】宁波城市发展时空轴。小圆点自左至右分别为接官亭址、布政巷址、鼓楼址、开明街址,★左为今宁波市府址,右上为北仑山

可见江夏桥址,是龙脉上一个关键性的节点。

当然,我们现在应把这条“龙脉”称为宁波城市发展时空轴。

以上,就是本书所解读的 13 世纪之前宁波城市发展史的新图景。

由于城市发展与水利事业息息相关,因此,以自然地貌的演变和水利建设的进步过程为脉络,探索城市变迁与水利工程的互动关系,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又因为东晋以降的古城坐落于西乡平原,故本书重点关注西乡水利史。

笔者希望读者们能看到,拙作所展现的研究成果可以最大限度地

消除现见文献史料之间的抵牾,这种全新的宁波城市发展史叙述架构可使已知史事的时间维度(如王元晔浚小江湖、筑它山堰的时间)或空间维度(如王君照所治小湖和于季友所筑仲夏堰的位置)都得到恰如其分的接续与弥补。它颠覆的,只是不合逻辑与不符真相的误解与成见(公案),但却拨开了几百年来笼罩在宁波地方史研究上的种种迷雾。

当然,是否真的做到了正本清源,听凭读者评说。